

去年天气
旧亭台

叶广苓 |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去年天气
旧亭台

叶广苓——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去年天气旧亭台 / 叶广苓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
文艺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302-1536-4

I. ①去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4249 号

去年天气旧亭台
QUNIAN TIANQI JIUTINGTAI
叶广苓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75
字 数 24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36-4
定 价 36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太阳宫	001
月亮门	053
鬼子坟	107
后罩楼	145
扶桑馆	175
树德桥	231
唱晚亭	275
黄金台	311
苦雨斋	347
后记	399

CONTENTS



太阳宫

在坑边，日头脱了衣裳，钻到水里去……我怕他钻泥里去不出来，在岸上使劲喊，黄狗也跟着叫唤。日头从水里伸出脑袋说，嚷什么，鱼都让你们吓跑了！别在这儿裹乱，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！

太阳宫

一

我们家住在北京戏楼胡同，在雍和宫东边，是和国子监的成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。胡同东西走向，安静、宽展，邻里街坊都熟识，关系处得都很好。胡同西口卖香烛的赵大爷，胡同中间柏林寺的和尚广玉，东口打烧饼的刘大大，对门的小裁缝孙顺儿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他们都喜欢我，管我叫“小丫头片子”，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孩。当然还有一个更“年轻”的，就是孙顺儿的闺女，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，落生还不到一礼拜，早产，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，不会吃奶，闭着眼就知道睡觉。孙顺儿背着他媳妇跟我说，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，八成得夭折。我问什么是夭折，孙顺儿说就是死了。我看孙顺儿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儿也不难过，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。

我常到对门去看小丫头片子，那丫头片子实在是小，猫儿一样，挤着眼睛，一脑袋小白泡，鸡爪子一样的手一抓一抓

的，不中看。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人儿，说人家正坐月子，我出来进去的讨人嫌。可是我管不住自个儿，我说我就是想抱一抱那个小人儿，没别的意思，您别拦着我。后来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人儿让我去抱，布人儿戴了顶花花帽儿，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，假模假式的一个小红嘴唇。我知道，帽子底下塞了许多棉花，身子里头装了不少锯末，那张脸是老七拿毛笔画上去的，比孙家的小丫头片子还难看。

老七是我的七哥哥，没有正当职业，就会画画。老七老在家待着，足不出户，因为他的性情太闷，没有姑娘喜欢他，挺大岁数了还没成家，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。

在我快忘了小丫头片子的时候，一天，对门里传出了哭声，呜呜咽咽的，我要进去看看，被妈一把拽了回来。快午饭的时候，我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白茬儿的小木匣子出门往东去了。裁缝的脸色很难看，肯定是他闺女夭折了，那个木头匣子里装的应该就是小丫头片子。这一切，我在给我们家看门的老张嘴里得到了证实。老张说，那个匣子叫“火匣子”，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那匣子里头，拿到乱葬岗去埋，不能入祖坟。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，老张说，因为她是偷生鬼，是专门来祸害孙顺儿的，要债的。

我问妈我是不是要债的，妈说差不多。我说，要是这样，我也不用死，您时常地给我点零花钱，咱们就两清了。

妈说，你想得美！

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，挺憋闷，主要是没有“事情”可干。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院里，到胡同都得征得妈的许可。妈

说胡同里有拍花子的，拍花子的专门逮小孩，手上抹了迷魂药，往小孩脑袋上一拍，小孩就迷迷瞪瞪跟着拍花子的走了，走到乡下被卖了，再也回不了家。按现在说法就是拐卖儿童，想法子哄着小孩跟他走罢了。可是搁六十年前，就有了太多的诡异色彩。院里的活动是有限的，跳皮筋没有伴，玩拽包没有对手，只好对着猫歌唱，什么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，什么“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”，想起哪出唱哪出，搜肠刮肚，一直唱到“弹尽粮绝”。花猫不会欣赏，趴在台阶上睡了一觉又一觉，呼噜打得很美。

有时候也在看门老张的带领下到胡同东边的柏林寺去转转。柏林寺是元朝大庙，曾经是北京八大庙之一，有先有柏林寺，后有北京城之说。据说曾经有过十里柏林的称谓，后来柏林逐渐消失，名字没变。在我记忆中，柏林寺很大，有大殿几重，高台阶，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得说不出年龄的榆树，以及“万古柏林”的大匾。大匾的印嵌在正中，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。柏林寺给我的感觉有两个，一是大，二是破。庙里边阴森森的，有很多柏树，都跟老爷子似的，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一点儿也不好玩。柏林寺里住了几个和尚，没有住持，散兵游勇，平时各干各的，有法事，有活动的时候才纠集到一块儿，得了什么好处，大伙均分。我虽小，也看出来，这里头主事儿的是广玉。广玉叫释广玉，我推断他应该姓施，老张说，出了家的和尚都姓释，意思是说他们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家子的，姓都是一样的。广玉的俗家姓氏是张，老张说跟他是同族，更准确说是他一个没出五服的堂侄，他们都是唐山张各

庄人。我问什么是“没出五服”，老张说，就是说往上数五辈，他和广玉是同一个爷爷生的。

广玉不喜欢小孩，这我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本事，谁喜不喜欢你，一看眼睛就知道。在柏林寺大庙里，老张和广玉肆无忌惮地说着唐山话，广玉说到兴头上，还跳上板凳，蹲着，把个和尚袍撩得高高的，一点儿也不像个师父。我在广玉屋里越待越没劲，索性溜达出来，大殿前头有王八驮石碑，我就骑在大王八脖子上，像赶骆驼一样催它快跑。石头王八当然不会跑，爸告诉我，驮石碑的也不是王八，它叫赑屃。是龙的儿子之一，排行老七，生来喜欢负重，所以就让它驮着石碑。我问爸，龙有几个儿子，爸说，九个，龙生九子，九子各异。

我说，比您还多两个哪！

我爸生了七个儿子，他常说，这七个儿子搞得他头痛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

我问爸，龙的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一样。爸说，它们就跟你几个哥哥似的，性情各异，做派各异，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。龙的长子叫囚干，喜欢音乐，常被刻在琴头上；次子睚眦，嗜杀成性，被安排在刀剑的吞口上；三子狴犴，好争讼，在监狱门口待着；四子狻猊，喜吞烟，就让它蹲上房檐；五子饕餮，好吃懒做……

我说那就跟我一个样。

从龙的九个儿子，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。爸生七子，七子各异，有当官的，有教书的，有当职员，甚至还有要饭的。

他们各有各的家，各有各的孩子，自成一统，日子或者顺畅，或者艰难。无论顺畅或者艰难，谁也没有关心过我这个小妹妹。跟父亲一样，他们都很忙，忙得没有工夫拿正眼瞧我一眼。

夏天到了，北京每年的夏天都要下暴雨，那雨下得像大盆子往下浇。我寂寞地坐在窗户后头看下雨，东西厢房的房顶上有云彩在跑，像是一股股的烟。云彩都降到房顶了，可见它飞得有多么的低，我最向往的事情是坐在高高的，白白的云彩上，棉花堆一样柔软厚实，在云彩上打滚、翻跟头。从高处往下看，看爸爸去上班，看妈做针线，还看什么呢？没了。在我的日子里，再没什么可填充的了。这天的雨下得很大，时间也很长，房檐下哗哗地流着水，成了一道雨帘，院子里也积满了水，像是公园的水榭。在百无聊赖中，我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院里蹚水，我立刻兴奋起来，隔着玻璃对着老张大声喊：“下雨喽，冒泡喽，王八戴着草帽喽！”雨声太大，老张没听见，我就再喊，一遍一遍的，喊得脖子上青筋蹦得老高。妈出来了，站在廊下，递给老张一根捅火炉的铁通条。原来是沟眼堵了，秉妈的命令，老张在通沟眼，让院里的水快排出去。妈说照这样再下，水就进屋了。老张撅着屁股在水里掏，整出不少枯树枝烂树叶什么的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是我的小布人儿了。老张拎着已经不堪入目的小布人儿，愤怒地一甩，啪，小布人儿上了北屋房顶，趴在房脊上，真正地居高临下，看爸上班，看妈做针线去了。积水很快下去，没了老张，没了小布人儿，院里恢复了常态，趋于平静。看下雨，看下雨，看

得我越来越困，眼睛睁不开了……砰！脑袋撞在玻璃上。

听见妈正和老七说要到太阳宫住两天。

去太阳宫，我简直要高兴死了！

一下来了精神。

二

太阳宫是北京过去、现在都不太有名的地方。小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别人谈论太阳宫，却几乎没人知道。现在跟人说起太阳宫，会有人哦一声说，地铁十号环线上的一个车站。除此之外再说不出来更多。当年那美丽、快乐、神秘的地方竟不为人所闻，仅成为我的个人收藏，这点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觉得遗憾。为纪念太阳宫，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下这篇文章。这是我世俗的宿命，也是我对这一地方的感念和期许。

太阳宫是乡下，妈到太阳宫去得做好几天准备。去太阳宫对妈和我说，是件很大的事，不是站起来拍屁股就走的简单。在我单调寂寞的院落生活中，那是一种放开了的张扬，是可着心的撒欢，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去太阳宫出东直门坐三轮车得走半天。不似现在，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每回去，妈把时间都掐算得很准，不多不少，两天，还得是没风没雨的两天。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，我真不知妈是怎么掌握天气的。

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，早晚天气渐渐转凉，各种

瓜果开始上市，气候不冷也不热，是个敞开了玩，敞开了吃的季节。

我喜欢这样的季节。

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，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“乡下”，知道了什么是沤粪、浇地、除草、打尖。以致我长大后到农村插队，当农民，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，黄狗白杨才并不觉得生疏。

我们出发那天，老张叫来了三轮车，停在大门口，母亲得跟蹬车的讲半天价。因为人家不愿意去，老张只跟人家说“出东直门”，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。及至知道上太阳宫，蹬车的就不想去了，嫌太阳宫偏远，回来拉空，挣不着钱。妈不住给人家说好话，还答应送他十个芝麻火烧，蹬车的才勉强答应了。原本上太阳宫是可以骑驴的，东直门外有驴窝子，有许多驴歇在门脸儿，供人雇用。讲好价钱，驴主在驴背上搭条褥子，在前边拉着，雇主上去骑就是了。那驴我跟妈骑过两回，妈教给我说，女人家骑驴得偏身坐着，不能叉腿骑，那样不雅。还说骑驴不比骑马，马是骑腰，驴是骑屁股……可是这回我们不能雇驴骑了，因打仗，驴主怕兵们拉差征用牲口，有去无还，都把驴处置了。这使得东城的焖驴肉、驴霜肠一类驴制品货源很充足，驴却不见了踪影。

跟蹬车的谈好价儿，老七把妈准备好的包袱从屋里拿出来，一件一件搁在车上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上了车，妈还在台阶上磨蹭，给看门老张请了个蹲安说，您看家，受累了。老张回了礼，让母亲走好。老北京人的这种礼数忒多，繁杂得让我反

感，我巴不得老张们快点进去，好让我们蹬车走人。妈上车后，我们的三轮车走得连门口都快看不见了，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。妈说这是送人的规矩，没有行人还没动身，送行的就不见了身影的道理，那样会让人笑话。

三轮车三拐两拐到了东直门，那时候的东直门还有门楼，非常气派。钻过城门洞，里头嗡嗡的，回声很大，我喜欢在里头哇哇地喊两嗓子，听听自己的回音儿，是件很好玩的事情。想着东直门那些消失了的进了汤锅的驴，我想学着胡同里推车卖驴肉的二头喊一句：“驴肉——肥呀！”结果刚喊个“驴——”就被妈拍了一巴掌，下边的憋回去了。妈说，闺女家家的，当着众人喊什么驴肉！

闺女家家的不能做的事情真多啊！

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，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。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，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，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。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，都是在自家院里，蹲坑旱厕，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，位置在西南角的方向。按风水来说，西南角是煞位，用厕所压邪是再好不过了。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，风向学看，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。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，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。淘粪是义务的，从不向主家收费，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。这些粪被集中到了东直门，晾晒成粪干，卖给需要的人。别小看了这些粪肥，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，相当可观了。久之，粪场的行业被个别人垄断，成为粪霸。粪霸是有钱有势的人，跟黑社会都有关联，是惹不起的人物。

过了坟场往北拐，路渐渐不好走，两边都是乱葬岗子，坟头起起伏伏，道路坑坑洼洼，有的棺木腐朽破烂，露出地面，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。逢到这情况，我都要扭过脸使劲看，看那里头除了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。母亲不让我看，我偏看。母亲说我是“贼大胆”，不像闺女，像小子。其实我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孙顺儿家的小丫头片子，那天孙顺儿夹着她的小匣子就是往东走的。倘若他将小丫头片子扔在了这里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一脑袋白泡儿的小婴孩是不是有可能活了过来。

蹬车的开始抱怨路坏，做后悔状，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地慢慢往上加钱。对母亲来说，这都是计划内的，并没有超出预算。蹬车的说这样的地界以后他说什么也不来了，他回去大半会遇到“鬼打墙”。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，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，天亮一看，一地的脚印，全是他自己的，敢情净是原地转圈儿了。母亲说他回城里，太阳还老高，让他放心，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。我说我就是鬼，我就出来了，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。蹬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扑哧笑了。

太阳还没到头顶，我们就到太阳宫了。车夫在村口停住，再不往前蹬，说村里的路太烂，他心疼他的车。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，并没说到哪一家。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，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往村里走。

我们去的那家姓曹，我管女主人叫二姨，管男主人叫二姨父。我母亲没有姐妹，这个二姨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营房做姑娘时的闺蜜。她们俩都是给作坊做补活的，各自凭

着手艺养家糊口，是患难的姐妹。后来，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，我母亲嫁了教书的父亲，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。母亲是父亲的填房，成了教授夫人，二姨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。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相同，都是文盲，不同的是我母亲会歪歪扭扭地写“陈美珍”三个字，那是她的大名，是我父亲教的。二姨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，逢有必要场合，她只有按手印，那比一笔一画写名字方便多了。

二姨有个儿子，在太阳宫村生的，给取了名字叫“曹太阳”，二姨父嫌这个名字太大、太满、太正式，顺了个小名叫“日头”。全村人都日头、日头地叫，叫得挺顺口，知道他大名“曹太阳”的反而没几个了。日头爱画画，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爸看，爸说，曹太阳长在太阳宫可惜了。

我说，太阳可不就得住在太阳宫里嘛！

爸却说太阳住在东海，歇在一棵大树上，那棵树叫扶桑。

我说，太阳是个大火球，火球落在树上会把大树烧死。

爸说，歇下来的太阳是只三条腿的乌鸦。

我总是不能理解。爸说，后羿射日故事知道吗，十个太阳在天上同时照耀，把地上搞得焦赤干涸，寸草不生。后羿是好射手，搭箭把太阳一个一个射杀下来。被射中的太阳在天空发出了金石碎裂之声，掉到地上，是三只脚的乌鸦。

我问乌鸦怎么会是三只脚，爸说太阳属阳，奇数为阳，所以是三只脚。成年后，我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看到了三条腿的乌鸦，代表着太阳，照耀着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；在北京机场的壁画上也见过三条腿的乌鸦，站在金光闪耀的圆

圈里。见到它们我便感念后羿，亏得他没将乌鸦赶尽杀绝，还给我们留了一只，要不天上就没太阳了。没有太阳的日子大概是过不下去的。

我们还没进村，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，绕过母亲，照直奔我，立起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，要不是我个儿长得高，非被它扑倒了不可。我说，去！

黄狗摇着尾巴不去，我摸摸它的脑袋，它脑袋上顶着许多草籽。

到底是秋天了。

母亲说，一年了，黄狗还认识你。

我说当然，我跟它是姐儿俩，就跟您跟二姨似的。

母亲说，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，不嫌寒碜。

我说，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，我这算什么！

曹家的黄狗耳朵竖着，尾巴朝上卷，四个爪子肉乎乎的，很有个狗样儿。依现在宠物店的判断，给个好听的学名是中华田园犬，说白了就是土狗，一文不值的。可是一文不值的土狗在我的意念中，和名犬一样的高贵，一样的通人性，它们有自己的尊严，自己的情感，比人真实，比人强烈。我此生对狗的无限热爱，就是从大黄狗开始的。

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，不时地回头看我们，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。母亲说，这狗招人待见。

我说，跟我一样。

母亲说，黄狗怎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？

我说，它会闻味儿。